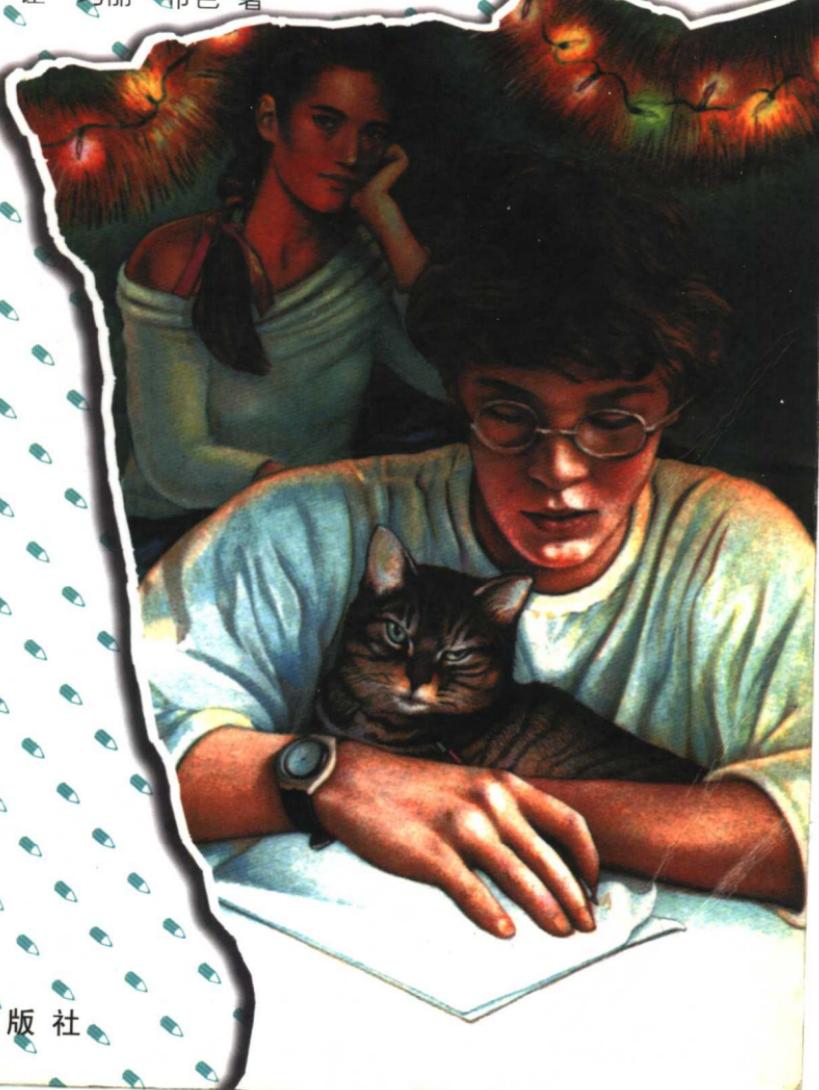


花季·雨季海外系列

# 阿历克斯的 瞎眼主义

[加拿大] 让·玛丽·布芭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# 雨后清晰的 肛门股主义



# 扎历克斯的 肚脐眼主义

〔加拿大〕让·玛丽·布芭著  
龙云翻译

秋天是这种献礼的季节 那边 树木层林渐绚烂如彩了吧

- 打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  
    我就把自己交给自己了
- 像清风一样自由
- 我们同样有一些美妙的时刻  
    ‘~~美妙~~美妙的时刻’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历克斯的肚脐眼主义/(加拿大)布芭著;龙云译。  
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2000.6  
(花季·雨季海外系列)  
ISBN 7-80654-174-8

I. 阿… II. ①布… ②龙… III. 少年文学-书信  
体小说-加拿大-当代 IV. I7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4860 号

## 花季·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ph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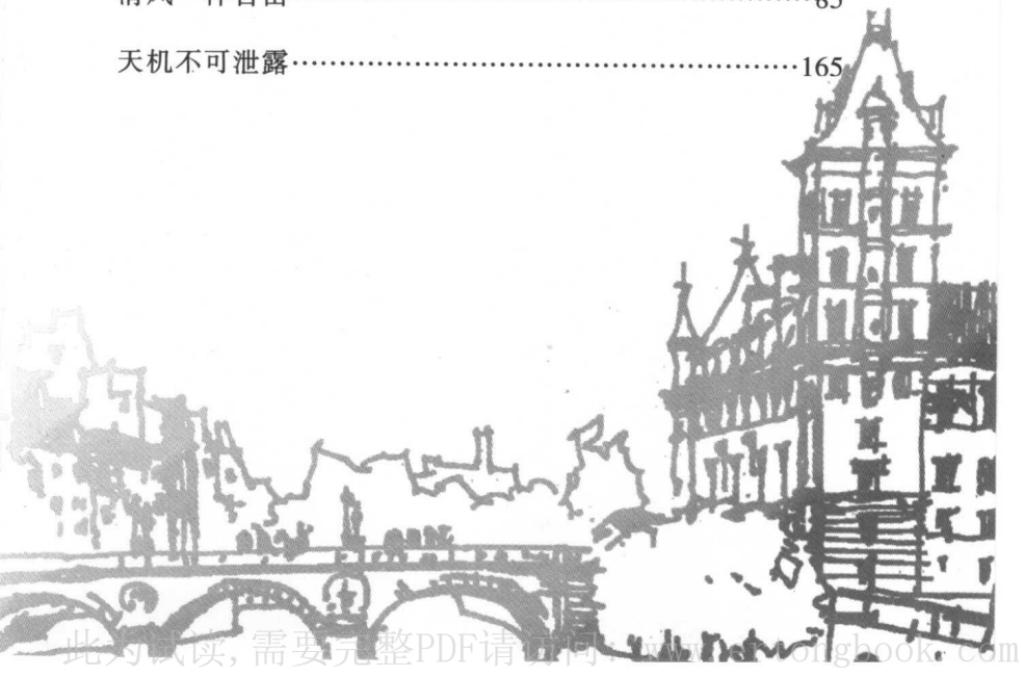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周海彦 周鸣琦 责任技编:陈 焰  
扉页设计:王晓珊 责任校对:黄海燕  
插图:AA 动漫工作室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 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 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8.125  
字数:160 千 印数:1~8000 册  
定价:13.00 元  
图字:19-2000-085 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  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子天下第一..... | 1   |
| 清风一样自由..... | 85  |
| 天机不可泄露..... | 165 |



老子天下第一



## 十二月十四日

亲爱的伊莱娜：

这段时间我的心情还不错。首先是快放假了；其次（也是主要的），我在数学考试中爆了冷门，结果班上最漂亮的两个女孩都要我帮她们准备期末考试。

就这样，白天过得特别舒心。

“如果我是时钟，就得报时。”爸爸的爵士系列唱片中，有一位胖胖的黑人女歌手歇斯底里地唱道。上面是我给你翻译的歌词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就跟她——那位壮实的女歌手一样。

她叫艾拉。

艾拉·菲丝热拉尔。

你可能了解她，她是你那个时代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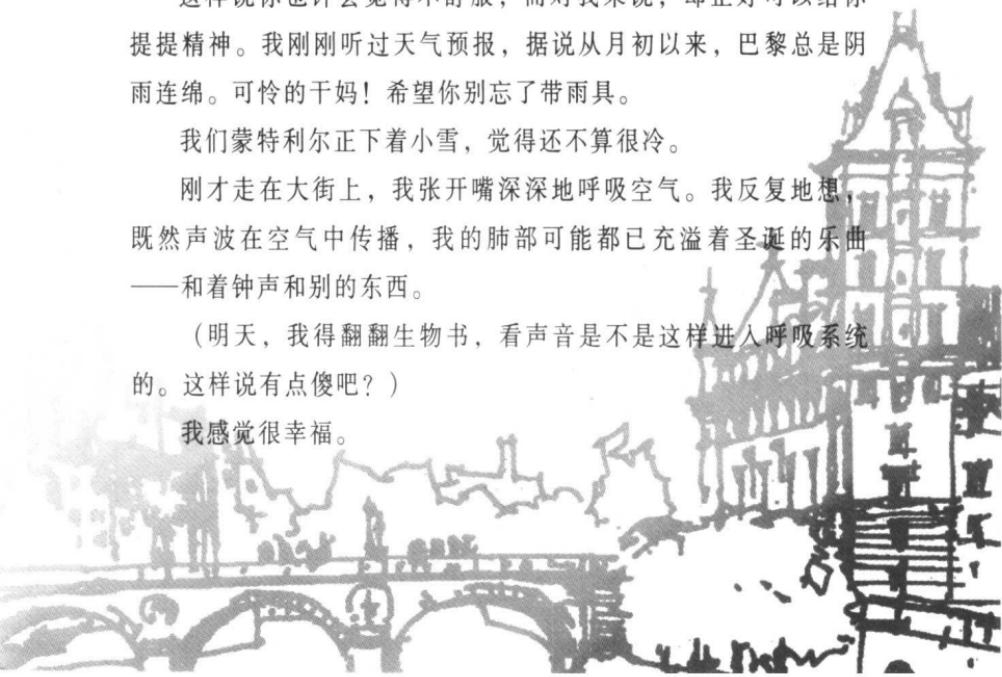
这样说你也许会觉得不舒服，而对我来说，却正好可以给你提提精神。我刚刚听过天气预报，据说从月初以来，巴黎总是阴雨连绵。可怜的干妈！希望你别忘了带雨具。

我们蒙特利尔正下着小雪，觉得还不算很冷。

刚才走在大街上，我张开嘴深深地呼吸空气。我反复地想，既然声波在空气中传播，我的肺部可能都已充溢着圣诞的乐曲——和着钟声和别的东西。

（明天，我得翻翻生物书，看声音是不是这样进入呼吸系统的。这样说有点傻吧？）

我感觉很幸福。



我算得上一个小心细致的人。如果司机鸣喇叭，向来都不是针对我的。但每次听到“嘀——嘀”声，我总要回头，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——这儿用了爱德华常挂在嘴边的说法。

我知道这是借用英语的说法，你回信不用再提示我了。

“嘀——嘀”，“嘀——嘀”，我想是别人在跟我打招呼。我昂首挺胸，姿势就像乐队的指挥，别人大概会觉得我真有点疯疯癫癫的。

我有时也走走岔道，一路上吹着口哨。有个女人居然转过身来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还以为是对她吹的哩。

你怎么看呢？我教养那么好，绝不会干这种事儿。

我到市场上兜了一圈，买了些食品回来。

一听到鱼字，你那只公猫就竖起了耳朵，胖乎乎的厄泽蓓机敏得很。我很高兴你旅居欧洲的时候托我照看你的猫咪。（你想想，金鱼听到猫字会有什么反应呢？）

爸爸没有回来。电话里也没留言。昨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，他赌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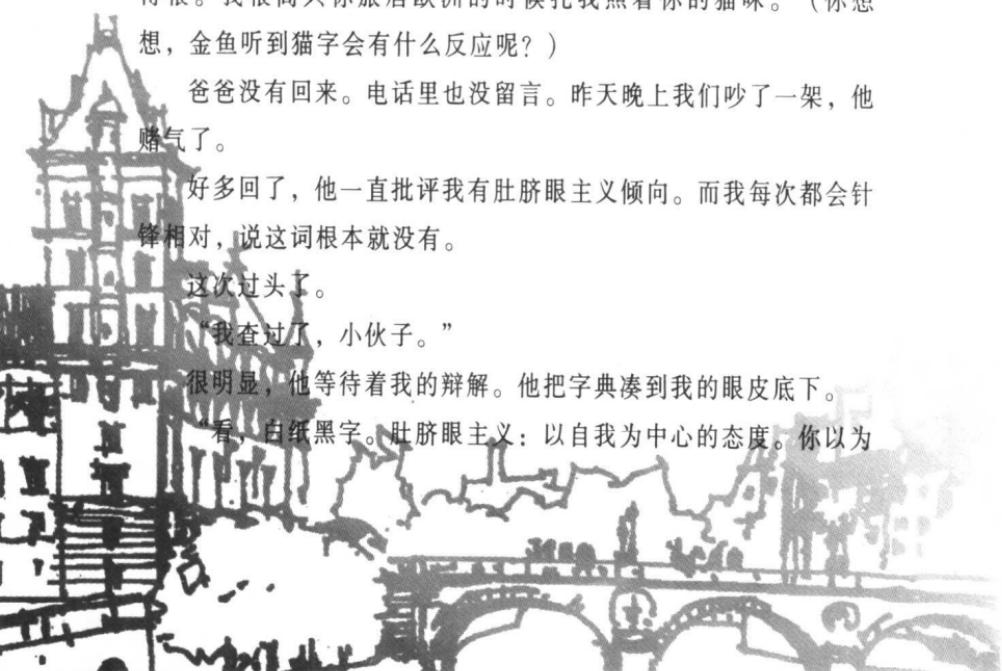
好多回了，他一直批评我有肚脐眼主义倾向。而我每次都会针锋相对，说这词根本就没有。

这次过头了。

“我查过了，小伙子。”

很明显，他等待着我的辩解。他把字典凑到我的眼皮底下。

“看，白纸黑字。肚脐眼主义：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。你以为



很聪明……这就是你对万事万物的态度。可怜的老师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受得了你？可怜的同学们！你在班上可能有一大堆仇人？！”

（爸爸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可见他对学校生活一无所知。）

“我有仇人？我跟大伙都打成一片。”

“好了，你吹牛也没关系。你这个年纪，正是树敌的年纪。拣些靠得住的人，日后还可以指望他们。”

他把字典扔到了床上，砰的关上门，走出了我的卧室。

他从来就不会慢腾腾地发火；相反，他发火就像降落伞那样刷的一下子打开，伞面上溅起千百滴水珠儿。

我打这个比方，是受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启发。我关掉了电视伴音，只见跳伞者往外跳的当儿，喜欢拣那些小小的云团钻。

爸爸就是这样开始发火的。

他那么容易冲动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息息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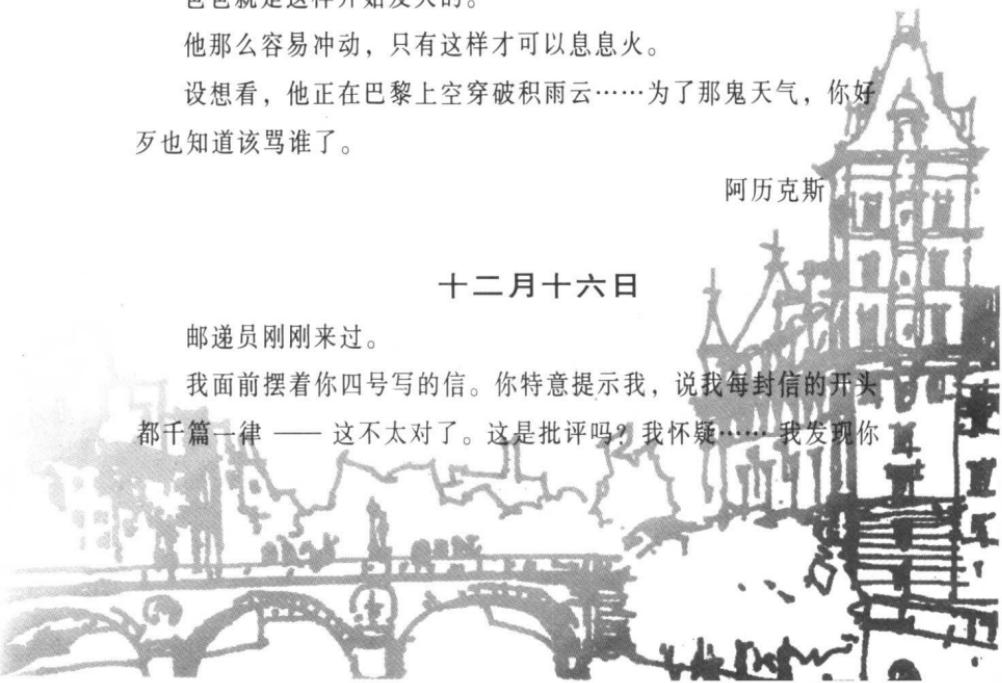
设想看，他正在巴黎上空穿破积雨云……为了那鬼天气，你好歹也知道该骂谁了。

阿历克斯

### 十二月十六日

邮递员刚刚来过。

我面前摆着你四号写的信。你特意提示我，说我每封信的开头都千篇一律——这不太对了。这是批评吗？我怀疑……我发现你



也没什么两样，喜欢凡事都有个套路。

你第二点意见更加尖刻。真的觉得我爱跑题吗？

在你看来，文风已经把我这一点暴露无遗了。

我马上跑去看原来的草稿。老实说，你绝大部分都有道理。我常常离题太远，写的话总爱转弯抹角。

你却不同。相信干广告这一行最后会让你养成习惯，养成一个小小的简练的习惯。总之，这是我的一家之言。抓住机会吧！这一次我说起话来就直言不讳了。

门房德丝朗德夫人出通知时，就会请教我，好改正错误。

她称呼我为阿历克斯专家。

我做着帮她改拼写错误那样烦人的事情。有时候，我也流露出腻烦她的表情，但是，说到底，看到通知牌我还是自鸣得意的。心想，多亏了我，楼里的住户才马马虎虎搞清楚了开音符和长音符。

好了，不多费口舌了，无非我很重要呗。

对了，我寄给你的信没有多少爱的激情吗？我差不多一字一字地给你说了。我以为你会领会弦外之音的……这一点，你让我失望，我的干妈。

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性吗？

跟你比，你怎么想象我……？一年间，你伤了多少不惑男子的心啊？他们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四十岁以下的男子汉还不算数

……你在巴黎伤害的人比在蒙特利尔还要多，这一点千真万确！

咳！搞忘了你的那位德国佬皮特……你在哪儿把他勾引到手

的？在地铁门口吗？我得承认，结识他之后，你变得规矩多了。这也是你理解我的原因，不是吗？

得了！得了！哟！……我这个纯洁无邪的男孩子的长篇大论，你觉得怎样？

别开玩笑啦，我的爱情故事都平淡无奇，害怕让你乏味。

我的爱情故事吗？这一点说实话，十二月份很平静，但不至于一潭死水。

尽管如此，礼拜天还是跟阿涅丝有约会，她是班上最漂亮的两个女孩之一。她要我帮她复习数学功课。

阿涅丝和阿历克斯，听起来好悦耳哦！谢天谢地……的确，两个“阿”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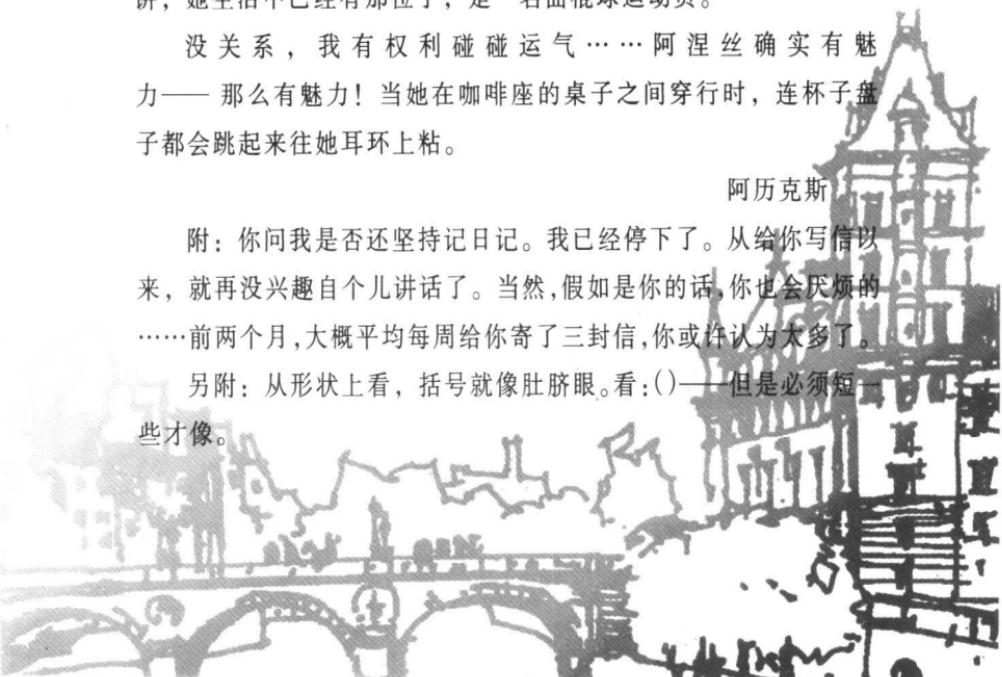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我也很奇怪，大家都一起寻求欢乐……啊！忘了给你讲，她生活中已经有那位了，是一名曲棍球运动员。

没关系，我有权利碰碰运气……阿涅丝确实有魅力——那么有魅力！当她在咖啡座的桌子之间穿行时，连杯子盘子都会跳起来往她耳环上粘。

阿历克斯

附：你问我是否还坚持记日记。我已经停下了。从给你写信以来，就再没兴趣自个儿讲话了。当然，假如是你的话，你也会厌烦的……前两个月，大概平均每周给你寄了三封信，你或许认为太多了。

另附：从形状上看，括号就像肚脐眼。看：()——但是必须短一些才像。



## 十二月十七日

亲爱的伊莱娜：

昨天，我给爸爸订了《新闻报》。

接电话的女孩声音很甜美。实际上，我是给自己订的报，只是用了爸爸的名字。

恼火。

他很恼火。

“《新闻报》，你也不想想，我在办公室都看过了。”

好呀！我也来气了，他下了班从没想着把报纸带回家来。在他眼里，我少不更事，对时事漠不关心。

他说得可好。这些天，新闻还没开始他就睡觉了。

每次爸爸一发火，他就威胁说要让我去住读。哼！巴不得呢！

去年我不就很舒服吗？摆脱了他不说，还摆脱了他的姊妹们——你知道，她们也并不咋样。

当爸爸还是我这么大的时候，据说中学校连监狱都不如。他还以为大家都跟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。

几位寄宿学校的老师向我推荐了一些书，作者都不大知名——有些还闻所未闻。例如，吉约诺。他们还鼓励我写作。哦，显然，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……如果说与十一二岁相比我不是那么傻了，真还多亏了他们几位。

十三岁。就是在十二岁上，我想去分发《新闻报》，赚点零花

钱，爸爸却不允许。

“你就值这几个钱？”

他是会计，言外之意很清楚。我想与他谈个明白，可他却满腹忧虑，连听我五分钟也不愿意。

总之，从下周起《新闻报》就要送报上门了。不喜欢的人自认晦气吧！

今天上午，英语老师讲了一个有关失眠的笑话。

大学毕业刚开始教书那会儿，她的睡眠突然变得很差。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于是就想对此现象进行一番思考。

失眠是什么玩意？怎么回事呢？有哪些反应呢？

这种事情……

她跑到图书馆查资料，用小黑色笔记本做笔记。一个月后，记了整整五六本。

她的兴致越来越高，晚上觉也不想睡了，好继续进行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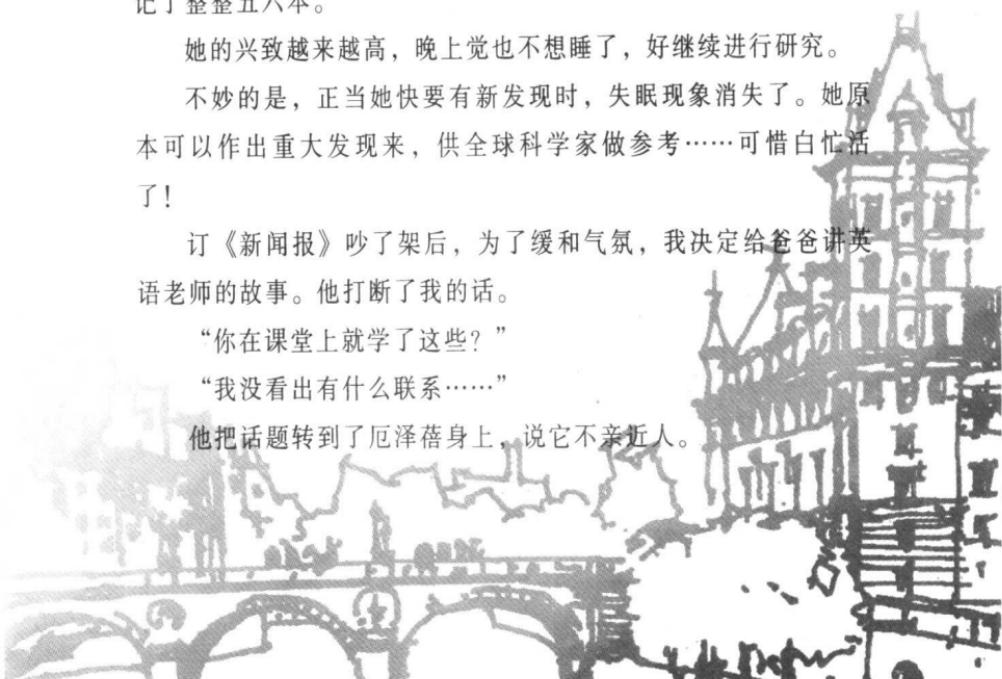
不妙的是，正当她快要有新发现时，失眠现象消失了。她原本可以作出重大发现来，供全球科学家做参考……可惜白忙活了！

订《新闻报》吵了架后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决定给爸爸讲英语老师的故事。他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你在课堂上就学了这些？”

“我没看出有什么联系……”

他把话题转到了厄泽蓓身上，说它不亲近人。



不亲近人！

可悲！他从没抚摸过那只猫，甚至从没碰过它，怎么还有胆量说厄泽蓓不乖呢？

我溜进了卧室。只听见他也关上了卧室的门，然后出去了。

阿历克斯

## 十二月二十二日

刚收到你的明信片。

我十六号的信不会这么快到你的手里，让你在这儿谈及……真是不可思议！

在我看来，你猜到了我的答案。假如是这样，祝贺祝贺！有些时候，你还更让我吃惊啦！

难伺候，怎么回事？不错，我宁愿给你写信，也不愿信笔涂鸦记日记。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，觉得我认为你难伺候。我的信不是写给我的，而是写给你的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变得敏感了，干妈。

好，我现在平静下来了……

我收到了你的信，也就说同时还收到了你寄出的礼物。说起棉花，真是好东西！优质的呢绒！这种质地的毛衣印上达·芬奇的头像，在蒙特利尔是买不到的……

达·芬奇的反应是否跟我在阿涅丝面前的反应一样呢？我不得而知。尽管……我推测他也没有耐心了。我这样说并不是拿我

跟他比，我早就过了自以为是天才的年龄。

我还是照样和漂亮的阿涅丝一块儿复习数学。一开始她就执意要讲头天晚上跟她妈妈看电影的情况。爱尔维是她正式的男朋友，在三河有一场曲棍球比赛。

“爸妈不让我跟俱乐部走，他们很武断。我男朋友是打左边锋的。”

他打左边锋，我知道的！甚至还知道他是锋线上第二号得分人物。

“你与你妈处得还行吧？”

我只好给他解释，母亲生我时去世了。

“现在很罕见啊！”

确实少见！我长这么大，人们一直对我说，没有必要觉得罪过——简直没完没了！

“你爸又结婚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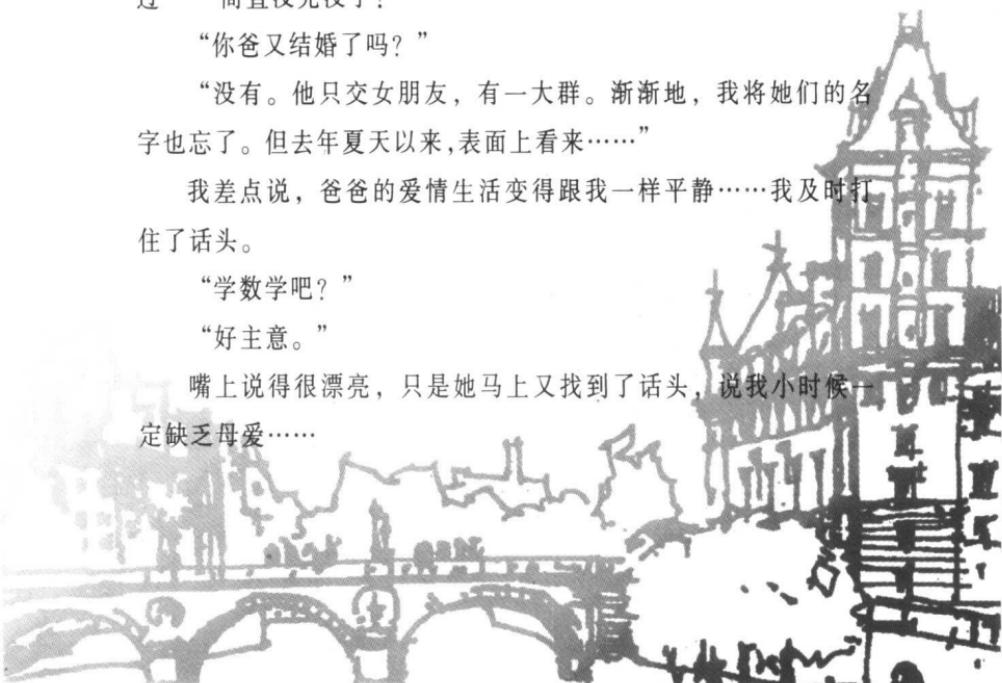
“没有。他只交女朋友，有一大群。渐渐地，我将她们的名字也忘了。但去年夏天以来，表面上看来……”

我差点说，爸爸的爱情生活变得跟我一样平静……我及时打住了话头。

“学数学吧？”

“好主意。”

嘴上说得很漂亮，只是她马上又找到了话头，说我小时候一定缺乏母爱……



“我有一位很好的干妈，经常照顾我，也是补偿吧。她叫伊莱娜，搞广告的。哦，现在见她不如以前多了，她在巴黎工作，我们写信联系。”

“定期写信吗？”

“有些星期，我几乎天天给她写信。”

“什么？天天写信？你怎么行呢？”

“我有时间，再说写信也很有意思……”

给你讲，我说你是广告员，而不是宣传员。你教的我都记着哩，这是证据吧！我还吹捧你了。我无所顾忌的，你可以相信我。

“现在咱们学数学好吗？”

我的建议似乎不大合适：阿涅丝头天晚上的电影还没讲完。

“当时好无聊，我想到了你。”

“谢谢，很荣幸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我有时间思考，而且……你太敏感了，你真坏你！”

她长长出了一口气。最后，掏出了练习本。我在内容上又向她做出了一些让步。

每过半分钟，她就要看看上衣怎么老往下掉，我难免不跟着她的目光一起看。好，不错，我夸张了……但少说也有两三次吧，一半是挑衅，一半是分心。

惯用的一招哇！